

# 性别虚无主义

一份反宣言 (LLM 翻译)

Alyson Escalante

2015

# 目录

介绍	3
反人文主义 (Antihumanism)	4
性别废除	6
激进否定性	8

# 介绍

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当前的跨性别解放政治已经把赌注押在了对身份的救赎理解上。无论是通过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诊断，还是通过个人自我肯定以社交话语的形式，我们已经开始相信性别有一些内在的真相需要我们去揭示。

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积极政治项目已经标志着我们当前的道路；无数的代词、骄傲旗帜和标签。当前的跨性别政治运动试图扩大性别类别，希望可以减轻它们的危害。这是天真的。

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描述为“生产和规范男性和女性的装置，以及性别假设的激素、染色体、精神和表演的中间形式”。如果我们跨性别同志和兄弟姐妹的当前自由政治根植于试图扩大这个装置创造的社会维度，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求将其烧毁。

我们是已经厌倦了试图挽救性别的激进分子。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它为我们服务。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生活中面临的跨性别恐惧症，我们的同志，无论是跨性别还是顺性别，都面临的性别暴力，我们意识到装置本身使这种暴力不可避免。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们不寻求创造一个更好的系统，因为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于积极政治。我们在目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性别和它创造的社会意义和可理解性模式进行无情的攻击。

在这种性别虚无主义的核心，有几个原则将在这里详细探讨：反人文主义作为基础和基石，性别废除作为要求，和激进的否定性作为方法。

# 反人文主义 (Antihumanism)

反人文主义是性别虚无主义分析的基石。它是我们理解当前情况的起点；它至关重要。通过反人文主义，我们指的是对本质主义的拒绝。没有本质的人类。没有人类的本性。没有超越自我。作为一个主体并不意味着与其他主体共享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状态（本体论）。

自我，主体是权力的产物。“我”在“我是一个男人”或“我是一个女人”中的“我”不是一个超越这些陈述的“我”。这些陈述并没有揭示关于“我”的真相，而是构成了“我”。男人和女人并不存在作为某些形而上学或本质类别的标签，它们是话语、社会和语言符号，它们是历史偶然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和变化；它们的含义始终由权力决定。

我们是谁，我们存在的核心，也许根本不在于存在的范畴领域。自我是权力和话语的汇聚。每一个你用来定义自己的词，每一个你发现自己所属的身份类别，都是权力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其他规范类别并不是指身体或灵魂的真相。这些类别构建了主体和自我。没有静态的自我，没有一致的“我”，没有超越历史的主体。我们只能用给予我们的语言来指代自我，而这种语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波动，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波动。

我们只是许多不同的话语和语言的汇聚，它们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但我们体验到了代理的感觉。我们在这些话语中导航，偶尔颠覆，总是生存。导航的能力并不表明一个形而上学的自我在代理的感觉上行动，它只表明我们的构成周围有象征和话语的松散。

因此，我们通过这些术语来理解性别。我们将性别视为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现在医学、精神病学、社会科学、宗教和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我们不将性别视为我们“真实自我”的一个特征，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和可理解性秩序，我们发现自己在其中运作。我们不将性别视为一个稳定的自我可以拥有的东西。相反，我们说性别是被做和参与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自我被构建并赋予社会意义和意义。

我们的激进主义不能止于此，我们进一步指出，历史证据可以证明性别以这种方式运作。许多去殖民地女权主义者的工作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性别类别如何被强加于土著社会，以及这如何需要一个完整的语言和话语转变。殖民主义产生了新的性别类别，以及新的暴力手段来强化某些性别规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视觉和文化方面已经随着世纪的变化而变化。没有静态的性别。

实践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有一個实践组成部分。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的争论是自由女权主义与虚无主义性别废除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基础。

自由女权主义者说“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意味着他们在精神上、本体论上、形而上学上、基因上或其他任何“本质上”是一个女人。

性别虚无主义者说“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意味着他们位于权力矩阵中的某个位置，这个位置构成了他们的身份。

自由女权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权力如何创造性别，因此他们依赖于性别作为一种手段，以便在权力的眼中合法化自己。他们试图利用各种知识系统（基因科学、关于灵魂的形而上学说法、康德本体论）来证明他们可以在权力中运作。

性别虚无主义者、性别废除主义者看着性别系统本身，看到其核心的暴力。我们拒绝对性别的积极拥抱。我们希望看到它消失。我们知道诉诸当前的权力公式总是一个自由主义陷阱。我们拒绝合法化自己。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反人文主义并不否认许多我们跨性别兄弟姐妹从小就有的性别经历。相反，我们承认这种性别经历总是已经通过权力的术语来决定。我们回顾自己的童年经历。我们看到，即使在我们否认权力强加于我们身体的类别的跨越声明“我是女人”中，我们也说的是性别的语言。我们引用的是一个不存在于我们内部的稳定真理的“女人”概念，而是引用构成我们的论述。

因此，我们确认在话语之前、在与他人的遭遇之前、在象征的调解之前，没有可以被发现的真实自我。我们是权力的产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因此，我们以巴特勒的话结束了对反人文主义的探索：

“我所拥有的能动性并不在于否认我的构成条件。如果我有任何能动性，那么它是由我从未选择过的社会世界构成的。我的能动性充满了悖论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意味着悖论是其可能性存在的条件。”

# 性别废除

如果我们接受性别不是在我们内部作为一个超越真理被发现，而是存在于话语的领域之外，那么我们该努力追求什么？说性别是话语性的，就是说性别不是作为主体内部的形而上学真理出现，而是作为调节社会互动的一种手段出现。性别是一种框架，一种语言的子集，一套符号和标志，在我们之间传递，构造我们并被我们不断重构。

因此，性别装置以循环方式运作；当我们通过它被构造时，我们的日常行为、仪式、规范和表演也重构了它。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反对循环本身的运动得以体现。这样的运动必须理解装置的深入和普遍性。规范化有一种阴险的方式来自然化、解释和吞并抵抗。

在这一点上，拥抱某种自由政治的扩张就很诱人。无数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已经声称我们的跨性别身体经验可能能够对抗性别的规范化过程。我们已经听到建议说，非二元身份、跨性别身份和酷儿身份可能能够创造出对性别的颠覆。这是不可能的。

在非二元身份标签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再次陷入性别的领域。以拒绝性别二元论为由采取身份，仍然是接受二元论作为参考点。在对它的抵抗中，一个人只会重构二元论的规范状态。规范已经解释了异议；它们奠定了表达异议的框架和语言。我们的言语异议不仅发生在性别的语言中，而且我们采取的行动来颠覆性别的着装和情感本身也只是通过参考规范来颠覆。

如果非二元身份政治不能解放我们，那么酷儿或跨性别身份政治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两者都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即通过试图“做”性别来参考规范。这种政治的基础是建立在身份逻辑之上的，这种逻辑本身就是现代和当代权力话语的产物。正如我们已经非常彻底地展示过的那样，没有稳定的身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因此，对革命或解放身份的任何诉求都只是对某些话语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话语就是性别。

这并不是说那些认同为跨性别、酷儿或非二元的人是性别的责任。这是传统激进女权主义方法的错误。我们拒绝这样的说法，因为它们只是攻击那些被性别伤害最深的人。即使偏离规范总是被考虑在内并被中和，但它仍然受到惩罚。酷儿、跨性别和非二元身体仍然是大量暴力的场所。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同志仍然在我们周围被谋杀，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仍然生活在阴影中。我们不谴责他们，因为那将是谴责我们自己。相反，我们呼吁对我们的政治局限性的诚实讨论和对前进的新方式的需求。

以这种态度为首，我们并不只是寻求打击某些身份政治的制定，而是对身份的需求。我们的说法是，个人首选代词的不断扩大的列表、各种性别和性取向表达的日益增长和细化的标签，以及更广泛地尝试构建新的身份类别是不值得努力的。

如果我们已经表明身份不是真理而是社会和话语的构建，那么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这些新身份的创造不是突然发现了以前未知的生活经历，而是创造了新的术语，我们可以被构建。我们扩大性别类别所做的一切就是创造新的、更细致入微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权力可以运作。我们没有解放自己，我们陷入了无数的、甚至更细致入微和强大的规范中。每一个都是新的链条。

使用这种术语并不是夸张的；性别的暴力不能被高估。每一个被谋杀的跨性别女人，每一个被强制手术的双性婴儿，每一个被抛到街上的酷儿孩子都是性别的受害者。偏离规范总是受到惩罚。即使性别已经考虑到了偏离，但它仍然惩罚它。规范的扩展是偏离的扩展；它是我们可以偏离话语理想的新空间的扩展。无限的性别身份创造了无限的新的偏离空间，这些空间将受到暴力的惩罚。性别必须惩罚偏离，因此性别必须消失。

因此，我们得出需要废除性别的结论。如果我们所有的积极扩张项目都失败了，只是让我们陷入了一套新的陷阱，那么就必须有另一种方法。扩张性别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收缩将为我们服务。这样的冲动是纯粹的反动的，必须被废除。

反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将性别废除视为这样的收缩。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必须废除性别，以便性别（身体的物理特征）可以成为我们被分组的稳定的物质基础。我们完全拒绝这一点。性别本身是建立在话语分组之上的，通过医学赋予了权威，并对双性个体的身体施加了暴力。我们谴责这种暴力。

不，回到对性别的更简单、更小的理解（即使是所谓的物质概念）是不行的。我们反对的是首先对身体进行规范分组。收缩和扩张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唯一途径是毁灭。

# 激进的否定性

在我们性别废除的核心是一个否定性。我们不寻求废除性别，以便返回一个真实的自我；没有这样的自我。它不是好像废除性别会使我们能够作为真实或真正的自我存在，摆脱某些规范。这样的结论与我们的反人文主义主张完全相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项跳跃到虚空的行动。

此时需要一个清晰的时刻。如果我们是什么是权力话语的产物，我们寻求废除和摧毁这些话语，我们正在冒着最大的风险。我们正在跳入未知之中。塑造和创造我们的术语、符号、想法和现实将在火焰中燃烧，我们无法知道或预测当我们走出另一边时我们将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抱激进否定性的态度。所有以前尝试积极和扩张性的性别政治都失败了。我们必须停止假设了解什么是解放或解放可能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些想法本身建立在一个不能经受住审查的自我理念上；这是一个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限制我们的视野。只有纯粹的拒绝，远离任何可知或可理解的未来才能让我们有可能拥有未来。

激进否定性是一种对所有既存事物说“不”的态度，它是一种对所有规范、所有权力结构、所有压迫形式说“不”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彻底批判一切既存事物、一切既存价值观、一切既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推翻一切压迫、一切剥削、一切奴役的一种方法。

这种态度需要我们放弃所有的确定性，放弃所有的安全感，放弃所有的既存认知。它需要我们拥抱未知，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创造力，来面对未知的挑战，来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推翻现状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来说，激进否定性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虽然这种风险很大，但它是必要的。然而，在跳入未知之中，我们进入了不可理解性的水域。这片水域并非没有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激进丧失自我的情况。我们相互认识彼此的术语可能会被溶解。但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摆脱这种困境。每天，我们都受到规范化过程的攻击，这种过程将我们编码为偏离。如果我们不在否定性的运动中失去自己，我们就会被现状摧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无论风险如何。

这强烈地捕捉到了目前所处的情况。当拥抱否定性的风险很高时，我们知道另一种选择会摧毁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我们只是遭受了与其他方式相同的命运。因此，正



是以鲁莽放弃的心态拒绝假设未来可能是什么，以及在未来中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一种对意义、对已知可能性、对存在本身拒绝的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和方法。

无情地批判积极性别政治是一个起点，但必须谨慎进行。如果我们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规范基础，以支持一种替代方案，那么我们只会再次落入规范化力量所造成中的陷阱里。因此，对于明确表述替代方案以及采取行动计划要求给予坚决“不”的回答。大纲和平台时代已经结束了。不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唯一的手段，使得我们能够获得任何东西。

这种立场和方法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确定性，放弃所有的安全感，放弃所有的既存认知。它要求我们拥抱未知，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它要求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创造力，来面对未知的挑战，来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推翻现状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来说，这种立场和方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Alyson Escalante  
性别虚无主义  
一份反宣言 (LLM 翻译)  
2015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alyson-escalante-gender-nihilism-an-anti-manifesto>

**nightfall.buzz**